僖公

二十三年

二十六年

仁12
1995
9

春秋左氏傳講解

十七、十八、

門 仁12
林 1995
9

春秋左氏傳卷十七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朝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臧紇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

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キノトイノヒ ロノタウザウソンコツ スナハチウフチウガ カケオチ）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
（キノタウ）（キャウスタレフカウユモフクヲ ムカシカラノサダメリスレイニハシ ハウトナリノクニニモノアルトキ ハソノモノタメニタガヒニヱムリヨシ）

徹樂（テツ）（ウテバシノタウスシンガノモヲトメルウ）非禮也（ヒ）（チニカヘツテオンガクヲヤメヌハ）爲鄫國閧（ヘテ）（ムカシカラノサダメリスレイニハシ）

（テオヂ）（クラヤメ）陳侯如（ク）楚公子黃懇二慶於（ヲ）楚（ゼンチンハシアイコウガアトクハウヘキタザイヒニンカウワウガ）
（カケ）（チンアイコウ）（ニハスコシモツミハキコトヱナシ）（ゴシヤテイクワウガツミデハヲグラカラヲ ドモハルダクシデアルトナンジアイコウモノニテ）
（ヲシヨウシテシカラバアタリノモノトモヌシヨビテダヽ ヲダサレトハイフタヱロ）

往殺之（カ）（ケイコトヲ）（ルコトヲオンシヌケイガトイフシンゾクモノオンレガミヤウダニヤリタバコレモドウルサヱツクニデコロサレタ）慶氏以（ヲ）陳叛（ガヨサレタキイテモヤオイレヲ ノシガワケンシテコクロエテチン）

（コウゾクニ）（アタルハ ヌナトコロノツケ）（ミケイニヌオイテチヂガドタウシテチヒヲ）夏屈建（ノバガウクロシ）
（シタガヘムホンヲオコシタ）（ノツキソヒクツ）（ケンガ）

隊而殺人（テ）（ス）（シロブシントキハコレイタラアテノウチヘバチヲ）役人相命（ブヤクヘテクモドトモガ ソコシイ）各（イくラ）
（イレセンニンバヽキヌルゾクニンゾコシイタガオツコトテタガルヲルヲ オノレガガヒニイヒアハセテ）

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レ）公子黃君子謂慶
（シ）（ヲ）（ス）（ヲ）（ニンバヽガウクロシヤウ ムホンニンノイコトヲイヽ）（ソレカラ）

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シ）（ラス）（ヲ）（ヲ）（ヲ

甲因魏獻子以畫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以聽於中行氏程鄭辟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子在君所矣使鞅逆之出僕請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公曰之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踰入戎以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豹曰矢及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曰樂免之死將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則乘梶本而覆或

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鴦成秩御莒恒申鴦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隙必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聞之則申鮮虞之傳擊爲右曹開御戎爲右啓牢成爲右貫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爲右貫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朝桓跳爲右太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馹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聞之小國間

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從一者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滎庭戍鄄邘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嬰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何如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斂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我爲子立之季氏飲吾大夫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契之召公鉏使悼子降逆之太夫皆起及旅悼子降逆之太夫皆起及旅與之齒季孫失色公鉏爲馬正恤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

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
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曰從余言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公鉏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

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孫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奉羯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外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哀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美不如惡石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

亡無日矣孟氏閉門（マウシナツガダイトナリテザルノホロビルヨーモマガアルマヘト）告於季孫（コウシヨイコンアルガンニキブシヘザ）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ニダシソノゲテサウフチウガサウドウヲオコスサタガリテソウシンスナハチヒトヲシテモツテ）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孫使正夫助（ムトノヲ）之除於東門（ヨウシスコノヲ）甲從己而視之（ヒカニオテレモシンマヘヲ）告季孫（ニツキメンスナハチキブシンソンヘ）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ルノメイシムザウコツカクトキモンノセキ）以出奔邾（イキフシガカケナ）初臧宣叔娶于鑄（ウミニザウカクリヨ）生賈及爲而死（ヲシテグニヲシテヨメルヲウムスメガシヌルヲ）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ニツスノコツ）長於公宮（スダレヲメダレ）姜（ボクキ）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リノハクタンフジンヨリテ）臧武仲自邾（リヲウカノヤウカカヒガルカ）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ヲシテテイヘルナリウラクトキモナルカメヲサイシニイヘガメノコトニナルナリ）

俟（ニツ）失守宗祧（ヲ）敢告不弔（貝ー天）紇之罪不及（ハ絶ニ）不（ヲ）祀子以大（テ）（ホンテイタクノアトノマイヌルヲダイノアトヲシテ）

（ナキニヨリテ）

（ツルルコトヲストリハシシヘ也。）

蔡（ヲ）納請其可（ヘイカアルベクンバ）（ホガメヲ）

（ソノニクシンサシアテンガタメニ）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コレシガモヒヨヲヌシカサウシンノ）也（ヘ）請（アリトヲ）（ロノニクシヘマウシコニヲヤルトテ）

（ヲウカワガシバウシヘヤルトテ）

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ヲシテ）以（ヘ）納請（ハ）遂自爲也（コレザウカノヰガアニザウカノ）

（クラスホシンケラレバヒニトヲガハ）

（コトラバヘバクラタクシラタクダタサレトシバシコトスヲガフタ）

臧孫如防（ガハセノオキナガラマタアニラオモイダサレモ）使來告曰紇非（ニヲシテ）能害也知不足也（ヨロヒムシヤヌシダガソレ）（マタダハククシンタスデハクタクシバ）

（イニシデンタギヤウヨバムラヘユキ）

非敢廢二勳敢不辟（テ）邑（フ）（トマウスデハゴザリマセヌイヅク）守先祀無（ハ）（アメガタチヒンゾコリダ）（ヘデモタノキマストナリ）

（ヲクシニガゴクニラリ）

（ヘバリザウカ）

（ぶラくザン井ヲ）

（ハラガリノザウカ）

（ガクツパンイダニテゴシ）

（ゴセンガタチノキタマフタ）

（アトデハロノカラウドモ）

（ニロカラウドモガフニゾコトクアトシ）

（ヲキノタニケンパンヲザウコツツミ）

（ヲヨキロクシニカゞミニセアトスルトキ）

（ノアクシヲキロクシンテガヲヲヲ）

（ザウコツスベシタ）

（ザウフチウガツンモンカ）

（ヲウフチウガツンモノモ）

（ヲウフチウガツンモノモ）

（ヲウフチウガツンモノモ

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八公命殺適立庶。
也。曰母或如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
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
曰。盡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
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
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晉人克欒盈于曲
沃。盡殺欒氏之族。黨繆勒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
盈。不言大夫。自外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
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
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
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
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
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
獲杞梁。杞梁華舟之子。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
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
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為臧
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

多矣抑君又以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不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

八年曰以豹之謂世祿非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廢祀此之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如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

故且請伐陳也鄭伯警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馬敢不警首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遽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遽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有衆寡大叔曰不然其上一也對曰無部婁無松柏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取胄於櫜而胄入

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
免復踞轉而鼓琴曰
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
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
謀對曰
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
皆笑曰公孫之亟
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
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
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
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
也楚子自棘澤還使
欲伐之遽子曰不可彼告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
呉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
舒鳩祁犁讓之舒鳩子敬
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
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

黨鍼宜咎出奔楚楚
人復討慶氏之
庸乃還陳人
齊人城郚穆叔
如周聘且賀城王嘉
侯嚻程鄭使佐下軍鄭行
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
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
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
其有亡戮乎不

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七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且其縣曰困于石據于

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隕妻不可娶也

蔡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トカニハキタクハウクワニシテオクルキノカタチナルユヱニワゼイ〳〵モドリバイルスガタアリカンクワリクサンガダクワノシヤウリクトモニイムカウナレバアヒオスセヌユヱニツマガラヌカタチニテフキヅリスコトクスタンミトムラズ）往不濟也（カンクワイバヨリカくハバグキヌスコトクナリトハイヒツキアタリテナンモゼモトホリ）據于蔡藜所恃傷也（ムトスルヒニカラダヘリガダキサスコトクナリトハ）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イルスガタガシクワリクサンガクワンシヤウリクトくモドリハ）無所歸（ナヒアヒオスゼヌユヱニツマガラヌカタチニテフキヅナリトハ）也（ヘン）崔子曰（レリト）嗟（アヽヤモノ）何害（ナンシサイ）先夫當之（ソレカラヌガヨイ）矣遂取之（トラレタ）莊公通（シテクンサウコウガ）焉驟如崔氏（ニハヨロシ）以崔子之冠賜人（カラウクサイブ）侍者曰不可（サウコウ）公曰（カラスト）不爲（ラ）崔子其無冠乎（サイブンガ）崔子因是（アリモダバヤニサイホウトマヌベテクモカン）又（サブシガ）怒（ルヲ）公將伺（シトラ）之（ム）以其間伐晉也（シテクンヘイタサラシカケルトキ）曰晉必將報（ムカヘウチ）欲弒公（シラフ）以說（イヒヌ）于晉而不獲（ニハエヌ）間（ムヲ）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チカヅケツカ）乃爲崔子間（ス）公（ヲ）夏五月莒爲（ニ）且于之役（キヨシヨウムラデエイトダくカフテエイガラウキリヤウヲコヒ、カツテオンレテウボクシタ）

故莒子朝于齊（ス）甲戌饗諸北郭（ニ）崔子稱疾不視事（ヲ）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ヒ）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戸出（ノ）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ヲ）門甲興（ソノヨロヒヨミヤトドモガイチドニトツテオリタデ）公登臺而請（レヨト）弗許請盟弗許請自（ヒ）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ノ）疾病不能聽命（ヲ）近（ンバ）攻（レグス）之（ガ）臣（ノ）掫有淫者不知二命（ヲ）公踰牆又（ス）射之中股（ニ）反隊遂弑（レ）之賈舉（チニンガキヨデハナクバ）州綽（サウコウシヤクリヤクオホウ）邴（イ）師公孫敖封具鐸（ノ）父襄伊僂埋（亦同ク）皆死（ス）祝佗父祭於（ニ）高唐至復命（ヲ）不說（ヲ）弁（ヲマツリノトキタ）而死於（ス）崔氏（ノ）申蒯侍漁者（ノ）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諾）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蔿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且）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當必蒙罰）所（不）唯忠於（崔）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之）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之）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而）執簡以往聞既書

矢乃還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
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
不能救死不能死難不能死而知匿其瞞誰納之行及竟
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竟
申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
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二
四婁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
女以班
正
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
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
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
逆衛侯將使衛侯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
以求五鹿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
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之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使公子展執繫而見於朝子展執繫而以待於朝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入數俘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進獻子展執繫而見於朝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展執繫而見於朝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司徒致民司馬以馬

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遠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

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呉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呉師呉師奔呉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鄭子産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即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囚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

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
（チーダスシンヘアレウテシアレルトコロヲニアヤナイヒダストコロノコトバガドコマデモユキトバカヌーリシテミレバチカライヒダ）
淳鹵（ハシングハスクナイトリタテルヤウニカベニ）數疆潦（イオキデンチガヒニミゾナガレヤミヅタマリテ）
牧隰皐井（ウマカヒハニシタヒクシヒヤウヌマブヤクムラビキトヤウヌシハノオキ）衍沃量入脩賦（アリイヤヒクシヤニヨノナガサヲハカリテ）
田疇山林（ヤマバヤシノザイモクガナニホドシアルコヨロウ）鳩數澤（カリノクメニタミドモヲ）辨京陵（オホヌガコラウタミヘ）表（シルシニ）
（ツカコトヘハモチヰヌヤウニフンナ）規偃豬（ノルシツサンバシヨヨボアルト）町原防（コマガリシアルバヨヨヲ）
（ヨドレボドアルトコロヲイフナリ）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ヨロヒダテモチヰルグヘキカズヲ）既成（デミギノシラベヤトクニヤキマリテ）以授子
（カチムシトホドヲ）木禮也（ツスノチク）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ゴスナイトヨバゴシ）以報舟師之役（ヘテナハノヘヲ）門
（イチヘモガメス）于巢（ンサウムラジヤウガ）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ゴウヲウシヨハンハルツヨクシテカロシ）若啓之將親門（シロモンヲヒラケバ）我獲

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ムカシアクヲホセニバカリトガアルコロノミヲタヅネ）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センリシハウノクニバシヨヲノヅカラシタガヘルヲヤメタデモ）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
侵小何以至焉（スコヲヒラランニ）晉人曰何故戎服（ヤウニヒロカルトコトナラヌヲヤ）對曰我
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シヨウノイフトクヲワスレズシテヒラキタケキヲヲヲサメタマヒシカンノヒラキタマヒシヲ）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王命故也（テンシンヨウヲウガヤガテヒラキタマヒシヲ）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シノカラウニサウバテイシヤウヌシガクチヘハナヲイヘヌヲ）文子
曰其辭順（コーバガダウリヘガハヌモノヲスベソコ）犯順不祥（テイシヤウヌシガヒラキタマヒシヲ）及乃受之（ゲルウトリタヲ）冬十月子展
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チヨウシンガカヘリテヲヲガミシヲ）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ヒダストコロノコトバガヌヨキ）不言
仲尼曰志有之（アルキヨニモ）言以足志文以足言（イヒダストコロノコトバガアルモノヲアラハセルモノトアル）

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禁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
産始知然明焉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
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産喜以語子
大叔且曰他日吾見其心矣
子大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
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
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思其復不忘初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
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如晉

春秋左氏傳卷十八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襄公

經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晉人執衛寧喜。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

許靈公

傳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叔向之[一]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白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三]無私子常易之[四]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五]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矚曰公室懼卑臣[六]臣之所爭者大師矚曰公室懼卑臣[七]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八]獻公使子鮮爲復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寗喜寗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敬姒以公命與寗喜寗喜言曰苟反政由寗氏則寡人寗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一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則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寗喜右宰穀伐孫氏孫氏夜哭國人召寗出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寗舍於伯國傷寗子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寗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寗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寗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賓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太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道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恤在外二二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對曰臣知罪矣

園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憩于晉晉戍荀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憩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六邑子八邑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必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且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且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是）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一本作太）子產曰不（一本作弗）可叔爲令正以爲請於鄭伯鄭伯許之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國微（一本作無）獲（一本作得）也（一本作矣）不可謂國（一本作人）泰不其然若（一本作如）何（一本作奈）君之勤（一本作動）曰拜君之惠楚師（一本作軍）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一本作聽）遂行秦人不（一本作弗）予更幣（一本作賂）從子產（一本作言）而後獲之（一本作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一本作彊）戚田（一本作甸）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一本作言）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一本作弗）失所（一本作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寗喜北宮遺（一本作貞）歸（一本作于）衛侯如（一本作往）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賦嘉樂（一本作也）國景子相（一本作佐）齊侯賦藜蕭相鄭伯賦緇衣（一本作也）子展賦將仲子（一本作也）命晉侯拜（一本作再）君曰寡（一本作不穀）

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使將仲子令賦將仲子展賦野有蔓草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

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焉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其有其外莫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於晉過宋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

欲用牲加書徽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亂既與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曰爲我召而使請對曰中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則皆曰固聞之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對曰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左師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園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寡君之妾棄君之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子西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曰實送之伍舉復故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食而言

聲于[サンヲセイスルヲイフ]曰子行也吾必復[サン]子[ヲセイシワシガコトニゾンジヨリガウシキセイガ]及宋向戌[カラワガアサシクノクニモドテラレルヤウライタサフト]將平晉楚[ヌムヲ]聲子通使於[ヲ]晉還如[テ]楚令尹子木與之[サイノシヽヤセイシ]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ウヽガラ]如楚其大夫則賢[チヨリトクガヽヽ]皆卿材也[是]如杞梓皮革自[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ソカラウ]子木曰夫獨無族姻[イオヾクウヨヲイ]乎對曰雖有而用[ニクヽヘヤルコトヽ]楚材實多歸生聞之[アノシヒトヨリ]善爲國者賞[メルニ]不濫賞僭則懼及[フ]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ステ]濫[ホヾビヌルヨリハ]寧失[フ]善寧[ロ]其[ヒ]利淫無善人[ハ]則國從之詩[ニタイガセシカウヘ]曰[云]人之云亡[ヒトノヽくナクナルハ]邦國殄瘁無善人之[ヲ]謂也[又]故[ニヨヒトガ]夏書[ニ云ホヘンタイウ]曰與其殺不辜[リハオキテヲタヤヤトシテムシノモノヲコロスヨリハイツソコトツミアルモノヲユルスマヽニルノチヲ]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ニ云]有之曰不僭[ケライヘ]不濫不[ホウビヲ]敢怠皇命[ヲ]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ヲ]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ヲ]賞以春夏[ヲ]刑以秋冬[ヲ]是[其]以將賞爲之加膳[ヲ]加膳則飫賜此[ヲ]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メ]不舉則徹樂此[ヲ]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ヲ]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

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之歸楚失東夷東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子囚之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子木曰。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許靈公如楚請伐鄭。使椒鳴逆之。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懷諸侯。椒舉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師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蕃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桢也。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睦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蕃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桢也。

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踐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龍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甫。自其竇入。

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侯之弟鱄寔來出奔晉。衛侯使其大夫甯喜

出奔晉秋七月辛巳狄(カノカラウコウンパス)(ナンボクシュウヲオトシ)及諸侯之大夫盟(テアナラシルス)(ニショダイミヤウ)(カラウ一ケツパンス)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キノトイノヒツイタチ ニツショクガアリタ)之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サキダッテシンカラウテアツシガシンシ)(ハイコウヘスクメエリタシテコクタビハシクヤククラハトメサスルカラウンショリヤウタイガ)使(ヲシテ)諸(ク)喪(フ)邑者(ヲヲノ各)(ヲヨガタメニセイトヒツカハシンムラヲヲサシコクヘヒツカハシンムラヲヲチンタサシコクヘヒツカハシンムラヲヲノトチ)具車徒(テ)以(ヲ)受(ケ)地(ヲ)(密ニ)必周使(ムル)烏餘(ヲ)具車徒(ヲ)以(テ)受(ケ)封(ヲ)(ウヨノハウヘハイツカハセイリイヒツカハシンムラヲヲノトロトツンサンガ)(ヲヲノ各ヲ)(ヲヨガタメニセイトヒツカハシンムラヲヲサシコクヘヒツカハシンムラヲヲノトチ

鮮エイチヨウガオビハラヲトラントセンガヨイヤクシタシドヲウシナテカクルナンニオヨムタンナゲキテ曰逐我者出テアニチヨウヲオビタシ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ムトヲ遂出奔晉公使止之ムルヲ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カスイヘムカテ託於木門不鄉衛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カシセンガ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寓百邑臣六十矣下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太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太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

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己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庚午向叔復命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辱貺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及子晳盟以齊言晉楚各處其

偏ニシンソコトクモニソウンシロノキタ伯夙クシクスナハチ謂趙孟ニドウヤクノテウマ曰楚氣甚惡ソノシンカラウハ
懼難ソレヲオソフナンノ趙孟ドウヤクノテウマ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
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ノ
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
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
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
患楚衷甲以告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
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
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
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
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
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季武子使謂叔孫
也季武子使謂叔孫ニドウヤクノテウマノシヘ
勝ジヤクギ、シユートクスナサモカクナミナシヲタサレタイト、ニガハレヨ既而齊人請郕ヒトクニ以公命ヒヨコニ宋人請勝ソウノクニヲオノレノバクイトチガヒツケ曰視郕

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ヤウトツラルベツ
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
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
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
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抑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
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
有尸盟者楚爲晉細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
之大夫趙孟賦瓠葉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
叔向侍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
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
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
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
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

叔二十子石從趙孟(マヌスハチテウ)曰(ヒ)七子從君以寵(スル)(ヘテレシチニンノオクガコレヲヒビクワタ)也請皆賦(ス)以卒(ヘヨ)君(ノ)貺(ヲ)(各賦ス爲レ一章)武(ノヲヨビクワタ)亦以觀(シン)七子之志(ヲ)趙孟(シテカラウ)曰(ヒ)七子從(チ)君(ニ)以寵(スル)(ヘテレシチニンノオクガコレ)君貺(ヲ)武亦以觀(シン)七子之志(ヲ)(ヘテレシチニンノオクカスガゾゾリヨ)趙孟(シテカラウ)曰(ヒ)子展賦(ス)草蟲(ヲ)(ウチハコロヅカヒガアリタナレドモイマオメニカヽリテニベワガコロモクツ)善哉民之主也(ナヲヨビクワタ)抑武也(テウマウガジデン)不足以當(ル)之(ニ)伯有賦(ス)鶉之賁賁(ヨウフウジユシホンぐ)趙孟(シテカラウ)曰(ヒ)牀第之言不踰(エ)(オクムキ子マデナイヨゴトハイ)閾(ヲ)況在野乎非使人之(ニ)所得聞(ル)也子西賦(ス)黍苗之四章(ヲ)(セウガシヨベクヘンシジメヲフシナシニウタクゴレハイニヽ)趙孟(シテカラウ)曰(ヒ)寡君在武何能焉(クセン)(ダワクニガナカヽデキルコトゴデハニザラマト)子産賦(ス)隰桑(ヲ)(セヨガサウチウヘンノヲヨ、ノナヽニヽ)趙孟(シテカラウ)曰(ヒ)武請受(ケン)(ブワクニガナカヽデキヨハウケタイト)其卒章(ヲ)(シラサウノシヲスリ、ジゴクロノウチニヒトヲカハ)子大叔賦(ス)野有蔓草(ヲ)(テイノカラウシタ)

(レハトアタハソテガヽテテノ子ガヒヤウくカナクトシテテウマウヲシタフコくロヲアカセリ)(ナガラブリトタシマレズ、ゴくロノウチオンレヒカヘヽシテレイギヲカハリミテツトメラレヨトノソテヲアカセリ)

公孫段賦(ス)桑扈(ヲ)(テウマウガ)趙孟(シテカラウ)曰(ヒ)善哉保(ツ)家(ヲ)之主也(ナリ)吾有(リ)望(ム)矣(ヲ)(イヘヲモチオホセルメアテノヒトナリイヘヲカヲウヲサシテイリ)趙孟(シテカラウ)曰(ヒ)匪(ヒ)交匪(ス)(アヒトヾガヌバニオホイ)敖福將焉往(ニ)若保(ツ)是(ノ)言(ヲ)也欲辭福祿得乎(ン)卒(ル)享(ヲ)文(ノ)(ギーイヲアヤストクギガアリテくヨリサイヘヒヲウルヒトヲシテウヲシヲ、シトホメタヲアカヲアカセリ)子告叔向曰(ニ)伯有將(ン)爲(ス)亂(ヲ)矣詩以言(フ)志(ヲ)志(ノゾリ)誣(ヒテ)其上(ヲ)公怨之(ヲ)以爲(ス)賓榮(ヲ)(ナンヂワイブンヲモヒキクモテ)其(ノ)能久乎(ン)幸而後亡(ン)(トシヒサシクタモルヨ)叔向曰(ニ)然(ナルホドテウブンノコトガイハレルトホリ)已(タ)侈(リハナハダくカブリ)所(ル)謂(ノ)不及(ハ)五稔者(ノ)夫子之謂矣(ヨヒトノイハルゴトシウチマデモツ、イトアルハくクイウノアナガワヲデアラフトゴシンジハスナハチオンジマニシテゴくクハーシルヒトくセノヲデアルナリテ)文子曰(ヒ)其餘(リ)皆數世之主也(ナリ)子展(ス)(其)後亡(ス)(スダイヲモチオホセルモノデアル)伯有(ノ)者也在上(ニ)不(レ)忘(レ)降(リ)(ヒトヘノクダル)其次也(ナリ)樂而不荒(レ)樂以(テ)

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宜乎）宋左師請賞（請）免死之邑（邑）不亦（可乎）宋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所）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之）廢一（之）不可（誰）能去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所）昏明之術皆兵之（所）由也而子求去之（之）不亦誣乎（道）以誣道（蓋）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邑）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我）德莫大焉（之）又可攻乎（乎）君子曰彼（其）己之子邦之司直（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戌之謂乎（乎）齊崔杼生成（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姜）以孤入（入）生明（明）東郭偃（偃）相（相）崔氏（氏）無咎（咎）與東郭偃（偃）相（相）崔氏（氏）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明）成（成）請老于崔（于）崔子（子）許之偃與無咎（咎）弗予（予）

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之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

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
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
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十一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經 二十有八年春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
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傳 二十八年春齊慶封來奔賜之環與玦使以近
告曰慶氏之亡也子旗子尾分其室而慶氏以
亡今慶封之來也子旗子尾將復分之矣若以
環來則還若以玦來則決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
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
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晉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
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

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邾悼公來朝時事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白[其]過[此]也君之不敬而傲猶將更之今又受享而惰[乃]實出子之口而傲[將]得死乎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爲君也淫而不父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行]聞之[嘗]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以]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其]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以[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敢不[唯]命是聽

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于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反得所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

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有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

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甲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慶舍以告而反之癸臣子雅子尾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可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

宗亦曰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子雅子尾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平仲曰嬰之衆析歸父告晏平仲

宗亦曰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子雅子尾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可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

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甲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慶舍以告而反之癸臣子雅子尾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

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文子曰不然吾聞之禍將作必有其兆兆而後動動而後作作而後成成而後行行而後道道而後德德而後立立而後生生而後死死而後已今吾子之兆未見而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驚皆

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寘爲上獻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

氏之圉人爲優驚皆

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文子曰不然吾聞之禍將作必有其兆兆而後動動而後作作而後成成而後行行而後道道而後德德而後立立而後生生而後死死而後已今吾子之兆未見而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馬善驚

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寘爲上獻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

氏之圉人爲優驚皆

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
欒高陳鮑之徒
楠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
其左肩猶援廟楠動於甍以組壺投殺人而
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
陳須無以公歸秩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
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
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

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
亦不知是
舊于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
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
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
也崔氏之亂喪群公于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
其器用而反

其邑焉與晏子北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北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等〔吾〕一邑不受北殿〔殿一作鄙〕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受之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侈而愎遂伐其門殺其二卿而囚其三卿伯有出奔雉縣伯有既死又討其黨駟帶公孫黑肸公孫段公孫輒皆奔晉駟帶奔鄭鄭人爲之誅良霄而立其子印段以其邑入焉子產爲之賦封洫經疆理分田劃鄙作封洫慎其疆埸而謹其畛畷以無相侵奪

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其家若鄭人不討必受其幸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通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子服子其不免乎吾聞之好學者智之方也

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善於其位而能下人以禮其事君也恭其使人也敬其待事也信其與人也忠有此四者以臨人國其誰能惡之楚令尹圍聘魯將以行聘也除道梁溝聚糗於冶

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之而已

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讎也不可以反喪乃還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惟近憂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其不免乎吾聞之好學者智之方也榮成伯曰子服子其不免乎吾聞之好學者智之方也

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春秋左氏傳卷十八終